

## 《十年》之《方言》課程設計

課程名稱	當母語剝奪了你的生計—殖民者的壓迫與民族的崩解				
課程設計者	劉維人	適用學 齡	國中、高中 15-18 歲	時間	35 分鐘
教學目標	1. 解析短片《方言》，並了解本片的主題 2. 從本片的分鏡、鏡位、劇中元素設定、張力來討論香港的語言爭議、政府的結構性壓迫政策、以及共同體的危機				
學生先備程度分析	對於電影欣賞與影像美學已有基礎概念				
教學方法	講述教學法、問答教學法、電腦輔助教學法				
教學資源	黑板、電腦、單槍投影機				

### 影片介紹

在想像中的 2025 年，整個香港都已經遍佈來自中國的勞工、旅客、商務公司。無論每條大街小巷，普通話都在逐漸取代粵語成為常用語言。政府要求所有計程車司機都必須會說普通話，並在不會說普通話的計程車擋風玻璃上貼上「非普」標籤。某天早上，一位中年「非普」司機聽到了廣播中傳來政策的最新更新……



教學活動		教具 應用	教學時 間	評鑑方式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壹、 準備活動 1. 確定教學內容	重新回顧影像美學 有關的課程內容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2. 收集相關資料並研讀相關書籍、影像資料</li> <li>3. 擬定教學目標、編寫教案、教學講義及學習單。</li> <li>4. 準備相關教學媒體、上課教具。</li> </ol>				
<p>貳、發展活動</p> <p>—引起動機—</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說明課程名稱和教學大綱。</li> </ol> <p>—教學活動—</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2. 播放《十年》之《方言》短片</li> <li>3. 播放之後解析影片。本片除了極富感染力地呈現語言政策對小市民的生活衝擊以外，也納入許多社會議題元素，而且很純熟地以鏡位技巧讓觀眾認同主角。老師可從分析文字中選擇自己想討論的面向。</li> </ol> <p>除此之外，現實中的香港政府的確在 2000 年後，陸續用各種方式修改粵語和普通話在香港的地位，包括<u>試圖在學校中用普通話取代粵語來教中文</u>、以及<u>定調粵語為「方言」</u>等等，引發許多爭議。台灣過去也曾有請說國語政策，教師若有興趣，也可以從影片出發，討論語言、政治、社會認同議題。</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學生專心聆聽，並記錄重點</li> <li>2. 學生專心觀看影片</li> <li>3. 學生專心聆聽，並記錄重點</li> </ol>		<p>5mins</p> <p>10mins</p> <p>20mins</p>	<p>提問時給予適時回答</p>

## 影片分析

	畫面	說明
1		<p>00:49:51</p> <p>開場黑卡，簡介粵語特性，融合英語與外來語詞彙、俚語、粗口等等</p> <p><b>衍伸思考：</b>想想「台語」是否也有這樣的特性？「國語」的特性又是什麼？和「普通話」有何差別？</p>
2		<p>00:50:16</p> <p>片名「方言」以超大字體黑卡出現</p> <p><b>老師解析：</b>注意本片的黑卡，尤其注意發音。</p> <p>「方言」是指只流行於特定區域的語言變體。這個詞本身帶有很強的政治意味，語言學主流看法認為「語言」和「方言」無法單純由語言特性區別，而是政治上的區分。此外，在政治場合指稱某語言是「方言」，表示該語言並不受「官方」認可，帶有貶低意味，許多時候也會連帶貶低使用該語言的族群。</p> <p>歷史上許多極權政府為了統治方便，都禁止說「方言」，強迫全國各地說統治階級使用的語言。這種行為當然不會受到「方言」族群認可，都是因為對方有錢有槍而被迫低頭。</p>

		<p><b>衍伸活動：</b>查一查，歷史上有哪些政權推行過禁說方言的政策？當時政權與被統治地方的關係各是如何？</p> <p>目前還有哪些政權在推行這種政策？這些政權同時還對禁說方言的族群推行哪些政策？</p> <p><b>關鍵字：</b>維吾爾語、狗牌/方言札、「請說國語」</p>
3		<p>00:50:21</p> <p>在背景的廣播畢聲陪襯下，秀出黑卡「老竇」（粵語「老爸」）</p> <p><b>老師解析：</b>注意到了嗎？漢字寫「老竇」，拼音寫普通話的「lao dou」，但其實這個粵語詞的念法是 lou5 dau6。繼續聽片中小孩的念法就知道。</p> <p>本片的黑卡有很多言文分離的現象，無論漢字是不是香港習慣的用法，拼音一律都是普通話。</p> <p>這是一種微妙的語言文化侵蝕方式。方言唸法與寫法分離，加上方言使用不便之後過了夠久，當地人就不會使用方言了。台語就因為之前威權政府的打壓，目前大多數都處於知其音不知其字的困境中，幸好許多人正在扭轉。</p>
4		<p>00:50:26</p> <p>畫面從計程車方向盤的司機主觀視角，切到早起擦車時擋風玻璃的旁觀視角。旁白以粵語播報當日的早晨新聞：「為配合國家普通</p>



話政策，政府將於來年進一步收窄非普標誌的士的上客範圍。所有未能通過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的非普司機，除了各大出入境管制站，例如機場和郵輪碼頭等等，未來將不能夠在中環、金鐘和觀塘等商業區接載乘客。」

**老師解析：**這段話不僅簡述影片設想的未來背景，本身至少也還有個有趣的點。

在背景方面，機場車站碼頭這類運輸中心站，以及中環這類商業區都是計程車需求最高的點。在本劇中的時間點，轉運站已經禁止貼有「非普」貼紙的計程車載客了，政府又要進一步封殺商業區，以經濟壓力迫使不說普通話的司機無以為繼。

這段新聞內容同時也以虛構世界中的報導方式，呈現出威權政府由上對下無視民意頒布規定，要求各方「配合政策」的政治語言習慣。

除背景以外，台灣人還可以從這段話注意到粵語、中國普通話、台灣中文的語法和用語差異。除了「的士」（計程車）這種外來語以外，當代的台灣不會使用「語委」、「出入境管制站」這種帶有強力命令意味的詞彙。而且「除了各大出入境管制站……」一句與台灣的中文文法不同，該句在台灣習慣寫成「不僅不能在機場和碼頭等運輸轉運站載

客，也將禁止於中環、金鐘、觀塘等商業區載客」。台灣、中國、香港乍看之下都使用漢字，其實語法有微妙的差異，而這種差異正是容易入侵之處。

最後，這段新聞在本片結束時又會再出現一次，請看最後一張的說明。

5



00:50:44

聽完攸關生計的晴天霹靂新聞，主角眉頭深鎖愣住停下擦車動作。後座的兒子完全不知憂慮地爬上座位，只知道聽到進入喜歡的體育消息便叫爸爸開大聲點。

**老師解析：**本片使用很多舞台劇的空間技巧。這場戲用計程車的兩扇窗戶分隔畫面左右兩邊，以三人的情緒對比，成功呈現出養家主角煩惱肚裡吞，以及職場女性習慣勝敗變成虎媽的現象。

6



00:51:16

主角的妻子一上前座就厲聲要兒子考前複習，並碎唸要主角別再講廣東話，以免拖累兒子的普通話能力，考不上好中學。主角質疑妻子整天講普通話，兒子的成績也不見提升，妻子反脣相譏道你自己再不學好普通話會直接失業。

妻子最後說乾脆請兒子的普通話老師來幫主角補習算了，以嫌棄丈夫的態度自顧自地擦上班前的口紅。



**老師解析：**本片很巧妙地以人物設定來呈現出香港百姓在經濟壓迫下的衝突。主角家庭是庸庸碌碌的一般家庭，丈夫開計程車妻子坐辦公室，生了小孩之後花大錢設法讓小孩擠進好學校，並在過程中不斷明著暗著要自己與小孩適應既有環境，例如像片中的媽媽那樣為了兒子的前途而要求兒子捨棄自己的母語。世界各地大部分家庭都有這種以為只要汲汲營營就可以出人頭地的迷思。而在少數族群壟斷政治經濟文化等關鍵資源的專制社會或殖民社會中特別明顯。

由於資訊不流通，人們並不知道這種方式其實只會白做工，小孩即使運氣好到能從一流學府高分畢業，之後也坐不上重要職位。更悲哀的是，這種適應當權者文化的過程，反而會讓人背叛原有的出身與社群，最後陷入身分認同混亂。

**衍伸閱讀：**《黑皮膚，白面具》

7



00:51:33

**黑卡**「貝克漢姆」

8



00:51:51

主角兒子滑著平板上的拍賣網站，央求主角買限量球衣給他當生日禮物。主角一開始聽不懂什麼是「小貝」，之後才聽出是從上一代就大紅的 Beckham，父子兩人各自用不同時代的譯法和描述法回憶貝克漢在球場上的

威猛。

**老師解析：**本場巧妙地以兩種不同譯法和描述法呈現香港的語言已經被普通話侵蝕。同時以小學生竟然想要限量球衣這種收藏品，來顯示充斥在上流學校與上流社會的物質虛榮心。主角家的收入應該不算寬裕，卻在妄想讓下一代翻身的迷思之中溺愛小孩，最後只讓小孩陷入注定失敗的消費競爭，在成長過程裡逐漸認為自己低人一等，逐漸鄙視自己的家庭以及自己的身分。

9



00:52:06

主角兒子在後座舉起手以普通話高喊「大衛貝克漢姆、大衛貝克漢姆」，主角在前座露出欣慰的神情，似乎是因為覺得兒子延續了自己的興趣。

**老師解析：**這個鏡頭也極富黑色幽默。香港人的英文很好，本片主角也能操流利的英文；但兒子卻因為習慣了普通話的教育環境與消費環境，竟然用普通話高喊 David Beckham 的中國譯文。中國的許多譯法規則往往使音譯與譯文差很多，聽起來相當蹩腳。

主角以為兒子延續了自己看足球的興趣，卻沒注意到兒子的觀看習慣已摻入奢侈品的消費主義，語言也被偷換。他當然也不會知道兒子最後會因為想看球鞋而上了別家爸爸的車，父親的功能逐漸被奪走。

		<p>這場戲的鏡頭都略低於主角胸口，以仰角呈現主角的自信，但這種尚不知一切即將被奪走時的自信，在觀眾眼中顯得極為悲哀。</p>
10		<p>00:52:21</p> <p><b>黑卡</b> 「南山新村路」</p>
11		<p>00:52:47</p> <p>一位操普通話的乘客上車要去「南山新村路」，主角自知無法正確發音目的地，放下計程車司機的尊嚴請乘客幫忙指路，普通話流利的乘客不知道這個目的地對粵語使用者很難讀，回說你用導航不就可以了。</p>
12		<p>00:53:12</p> <p>主角把「南山新村」唸成「南山生穿」，只懂字正腔圓普通話的導航聽不懂，連唸兩次都找不到地點。趕時間的乘客看不下去，自己唸一次尚算標準的普通話，導航立刻找到目標。</p> <p><b>老師解析：</b>影片選得很聰明，粵語中的「新」和「生」讀音很像，「村」和「穿」則一樣，主角不懂普通話，看到漢字想到的都是粵語唸法，即使想硬唸成普通話一時也轉不過來。</p> <p>機器學習與演算法都會放大人類社會的既有偏見。電腦沒有任何價值偏好，演算法只會根據資料庫與程式碼來算出目標，機器學習</p>

		<p>則會根據既有世界的出現頻率來計算相關性。當既有社會存在明顯偏見(例如黑人等於罪犯、護理師與服務生等於女性)，或者不同類別的樣本數量極為懸殊(例如片中普通話的使用量遠高於粵語或混合唸法)，或者因為產品生產國的偏好(例如片中的中國可能就在出場時直接沒有納入粵語資料庫)電腦就會把這種被篩選過的樣貌認為是世界的真實樣貌。</p> <p>熟練普通話的乘客只急著要趕路，自然不會注意到這種偏見和主角身處的障礙，而乘客的忽視會讓主角這類人的困境無法露出，回頭又再強化偏見與障礙。</p> <p><b>衍伸閱讀：</b> 《大數據的傲慢與偏見》</p>
13		<p>00:53:28</p> <p><b>黑卡</b>：「威利蔴街」</p>
14		<p>00:53:41-00:54:03</p> <p>主角跟計程車朋友在街角的茶餐廳吃午餐，請朋友教普通話發音。主角先是把威利蔴街唸成 wei lei mai gai，朋友糾正是 wei li 之後又修正錯方向，變成 V li mai gai。朋友誤以為重點在普通話的「威」是一聲，主角努力想學自然還是學不懂，只能暫時放棄。</p>



**老師解析：**粵語的唸法是 wai li mai

gai。許多上一輩港人都誤以為調整一下粵語的發音就會變成普通話，又並不知道該怎麼調整，所以常常像本劇主角一樣，修出既非粵語又非普通話的發音。

他的朋友也只是普通人，自然不知道正確的語言學習方式。即使想幫一點忙也教錯。

在片中的香港，政府顯然將學習普通話的成本與責任全都扔給香港人承擔，不顧學習的成本和難度，最後的結果勢必就是只有少數有餘裕的香港人才能學好普通話，並且與其他無法學好的人之間產生利益與認同分裂，破壞港人之間的團結。

這是最惡劣的殖民主作法：它壟斷軍警、金融、經濟、貿易、司法、教育等上層結構和銳實力，接下來直接榨取殖民地的自然資源與人力資源為母國所用。如果殖民地像香港這樣具有制度性或地緣政治的優勢，就一邊榨取殖民地的資源，一邊在母國培植另一個類似的地點，例如上海來取代之。

這種政權不會在意被殖民者的民生狀況和民意反對，因為除非發生革命(通常還必須是武裝革命)，否則被殖民者在金錢武器知識外援都被奪走的情況下不可能反抗成功，花錢投資被殖民者都只是額外支出而已。

主角無奈地說，以前得學英語才有工作，現在卻全部必須學普通話。

**老師解析：**影片以這句話縮影殖民地的悲劇，以及向觀眾點出中國的普通話教育背後的殖民心態(現實世界中的愛國教育也是這樣)。殖民主把殖民地當財產，自然不認為自己需要去適應當地的語言文化，反而會要求殖民地使用殖民主的語言文化。像香港和台灣這種連續被不同外來政權殖民的社會，居民勢必連續面對必須學習外國文化的無奈，以及生殺大權掌握在別人手裡的無力感。

這場戲以中鏡頭不僅攝入主角與朋友的全身，也攝入鄰桌的顧客、來來去去的上菜走動、以及身後的計程車，以常民生活的空間感暗示著未來香港這樣的場景與困境將遍布大街小巷。

16

00:54:29

主角朋友回以「說什麼以前」，隨即手機響起接到了機場載客工作，大氣地押下餐費離開，留下主角欽羨受挫的眼神。



**老師解說：**主角與朋友代表兩種社經狀態、心態、以及可能的悲劇。朋友很快接受了變遷並視其為正常；主角則留在過去。跟著趨勢走的人獲得了機會但也可能不知不覺失去了原本的生活方式，被趨勢拋在後頭的人失去了機會和過去曾有的生活。



外賣，「土箱仔」  
Cold Yin Yang, Takeaway



00:55:03

主角決定外帶一杯冰鴛鴦奶茶離開，餐廳服務生卻聽不懂粵語。主角想說普通話的「凍鴛鴦」卻說成「土鴛鴦」，服務生還是聽不懂，幸好老闆前來解圍。

**老師解析：**中國的入侵與煩擾在片中除了制定壓迫性政策以外，也包括湧入大批移民。這樣的擔憂在《十年》的第一部片《浮瓜》中也出現，其中一位主角就是持單程票進入香港的中國人。香港居民擔心這些新移民無法找到好工作因而容易擠入社會死角，而且並不認同香港。

在這部片中，中國移民則變成了擠壓本土語言的小插曲。港人變得不僅必須用普通話才能保住工作，甚至還逐漸得用普通話才能順利進行普通的日常生活。

台灣近幾年也有類似爭議。中國用語隨著影視作品、3C 產業、網路文章大量進入台灣，許多人開始爭辯台灣是否應該沿用。尤其在「品質」（中國稱「質量」）、「影片」（中國稱「視頻」）、「錄音」（中國稱「音頻」）台灣用法顯然比較沒有歧義或誤解的用詞上，論戰特別激烈。

這種衝突在具有許多共通性、但人數或經濟差異甚大的社會間特別嚴重。在市場經濟下，體積較小的社會幾乎無法阻止被較大的社會影響，如果較小的社會在被影響的過程

		<p>中沒有反思，或者習慣隱忍，文化就很容易被較大的社會洗掉。</p> <p>此處使用中鏡頭略俯角，也再次以畫面右方主角被卡在角落中的孤獨無奈，把這一節結束地相當到位。</p>
18		<p>00:55:12</p> <p>黑卡「郵輪碼頭」</p>
19		<p>00:55:27</p> <p>主角在碼頭等客人，一邊喝著冰奶茶，一邊繼續揣摩「威利蔴街」的唸法</p>
20		<p>00:55:51</p> <p>一組操普通話的商務客人上車，主角以普通話問目的地，客人一開始回答金鐘，卻在看到車窗貼的「不會講普通話」標籤之後立刻下車。主角錯愕地從後照鏡往後窗玻璃外看，眼睜睜地看著客人招手上其他車。</p> <p><b>老師解析：</b></p> <p>後照鏡的鏡位相當到位，以主觀視角呈現中主角的無奈，看著後窗玻璃上的「不會講普通話」標籤像一道高牆趕走了客人。</p> <p>影片從這一節開始加速堆疊張力，主角所受的壓迫不斷增加，空間越來越小。</p>

		<p>計程車被一枚標籤剝奪生計的設定，讓人想起納粹在猶太商家門口貼上猶太貼紙使其毫無生意並被盜匪搶劫的故事。但機制比納粹更精巧更可怕。片中的客人是商業區白領，其中一位普通話相當標準的很可能來自中國，商務客人要的是快速方便，不可能冒著溝通不順、繞上遠路、甚至起爭執的風險去搭語言不熟的車。政府甚至不需要下任何強制命令，商務客人就會自動遠離本土司機。這提醒我們，當一個社會的產業型態、需求、甚至從業人員都大量來自外國，本土產業與本土社會註定必須向該國傾斜，而如果該國對本土不具善意，遇到衝突無法協商，整個本土社會最後就可能逐漸被該國主導。</p> <p><b>衍伸閱讀：</b>《暴政》</p>
21		<p>00:56:09</p> <p>一位金髮碧眼的外國人上車。主角彷彿看見了希望，以流利的英文問要去哪裡，外國人卻以普通話回答啟德郵輪碼頭。主角愣了一下，隨即以普通話回應。</p>
22		<p>00:56:20</p> <p><b>黑卡：</b>「自己友」（粵語「自己人」之意）</p>
23		<p>00:56:38</p> <p>白人乘客下車，拿出鈔票以普通話對主角說不用找了，主角以蹩腳的普通話答謝謝。</p> <p><b>討論問題：</b>為什麼白人從頭到尾講普通話？</p>

**老師解析：**電影在這段設定中又插入一則荒謬。主角一開始講英文，但白人乘客根本沒有注意到主角說什麼語言。

這可能意味著，在影片預想的未來，外來人士已經誤以為香港人都講普通話；或者從政府的宣傳中看到在交通要衝的計程車司機都講普通話，就認為主角會講普通話。如果依照影片的設定，不會講普通話的司機逐漸被取締或在交通要衝找不到工作，這種印象就會逐漸完全成真。

此外荒謬的是，白人入境隨俗學了「當地」語言；中國對香港而言也是外地人，一開始明明也曾學習粵語，後來卻開始要求香港人放棄母語改用普通話(現實世界的中國政府的確也這麼做，只是效果不如預期。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則因為香港民族意識開始崛起，效果變得更差)。影片用這段設定再次提醒中國是殖民政權。只有殖民者才會做這種事。

24



00:57:04

一位性急的旅客從反方向上車，主角一開始試圖請他守規矩從「的士站」(主角唸為 di si zhan)方向的門送入行李，乘客卻說別再說「的士站」了，好不容易遇到一個會說粵語的人，說粵語吧。中國的司機每個都只會說「煲冬瓜」(普通話)，根本聽不懂。

**老師解析：**香港人依然有母語習慣和需求，

		<p>並非所有人都心甘情願改講普通話，如果可以的話大家還是希望能用母語和日常生活中的人輕鬆溝通。</p>
25	 <p>我一開聲，他就瞪着我，你說是怎樣</p> <p>十多年前，他們來到要學廣東話的 Ten years ago, they learnt Cantonese to be here</p>	<p>00:57:21</p> <p>乘客一邊將行李扔進後車廂一邊抱怨說，中國的司機一聽到他開口講粵語就瞪他。十多年前中國人剛來時明明得學粵語的，怎麼如今視粵語如次等公民。</p> <p><b>老師解析：</b>主角在設定中其實是違法載客，卻符合顧客需求，之後搶走主角客人的司機以及來開單的警察反而給客人惡感。這段故事很可能是在辯駁外來衝擊爭議中常見的自由市場論。</p> <p>在小國面對大國或全球市場時，經常有人以「市場需求」為由認為人們應該順應時代；但影片以這位香港乘客和前一位白人乘客指出，主角這種司機其實還是有市場，如果語言政策真的是為了照顧「顧客需求」，應該是導入語言分流或自由選擇的機制，而非禁止主角這樣的司機載客。禁說粵語的政策並非為了市場，而是為了政治上消滅本土語言的需要。</p>
26	 <p>賺兩餐而已，大家自己人 I'm just trying to make a living, aren't we fellow man?</p>	<p>00:58:02</p> <p>乘客剛把行李拿上車時，隔壁開來另一台計程車。同行用普通話問主角為何在此違法載客，主角以粵語說都是自己人，給口飯吃嘛。同行一聽到粵語便以粵語反駁道，「只有你一個人要討生活嗎？」主角依然猶豫著</p>

不想放棄客人，於是同行打起電話向警察取締。

**討論問題：**這段給你哪些感受？同行的「不顧自己人」行為是錯的嗎？如果同行放過主角讓他繼續違法載客會比較公平嗎？怎麼做比較好？

**老師解析：**「威利蔴街」裡面主角與朋友因應改變的方式差異，效果在這段呈現出來。政府制訂的壓迫性法律，使得配合改變的人與尚未改變的人產生利益衝突。同行乍看之下不近情理，而且還幫著殖民主欺壓自己人；但從片中線索看來，殖民主把學習普通話的成本扔給了個人承擔，照此來說，這位同行之前付出了額外成本，如果之後還得跟沒付成本的主角一起競爭，反而非常不公平。



這就是惡質政府與慣老闆經常造成的「弱弱相殘」困境，學術上稱為「道德勒索」（請參照[這篇清晰易懂的簡介](#)）。在政府制訂的規則下，主角和同行陷入零和賽局，沒有可行的團結共贏選項。絕大多數旁觀者此時則是會不假思索譴責同行。結果主角的困境沒有減輕，同行額外承受不必要的怨懟，反倒是害人相殘的殖民主完全不受制裁。

這種道德勒索困境也是自古以來「分而治之」的權術原理。統治者只要給予一個差異

誘因，就能分裂原本團結的社群。接受誘因而獲得優勢的成員勢必背叛其他成員，並引來其他成員的譴責，進一步加速分裂。更有效的方式是分別對於不同成員給予不同差異誘因，例如讓握有田地的人建樓爆富，讓讀書人當官，接下來土豪和書生就會彼此鄙視，但都忠於給予機會的殖民主，並同時鄙視其它既沒有錢也沒有知識的同胞。

**衍伸閱讀：**《君主論》

附帶一提，這位同行身上穿的衣服跟「威利蔴街」的主角朋友一樣是白色，主角穿的則是藍色。

27

00:58:31

警察過來開單。主角的客人幫著阻止警察，但警察繼續照著規矩辦事。路上的風呼呼地吹亂了主角的頭髮。主角最後忍不住抱怨，客人明明是講廣東話的，現在講廣東話犯法了嗎？



**老師解析：**片中的普通話政策是現實中許多壓迫性政策的縮影，主角的抱怨則是在幫香港人喊出心底的不平。「講廣東話犯法了嗎」指出不民主的政府如何讓「犯法」這個概念自我矛盾。民主社會的法律通常反映理性推論的結果以及人民的意願與習俗；但香港是不民主的社會，而且是殖民地，政府並不遵循法治(rule of law)，反而會擅自制定各種法律來管人民，侵犯人民權利(rule by law)，並對抗議者或其他國家宣稱自己

是法治社會。這樣就封殺了在法律制度內尋求改革或推翻殖民的所有可能性。

衍伸閱讀：

[「依」法而治還是「以」法而治？ - 民主與法治的關係 by 吳俊德](#)

這整節告訴我們，當一個地方的政治被殖民者把持，經濟大幅仰賴殖民者，該地就不再有了辦法保存本土語言與本地人生計。即使當地人反對種種殖民政策，甚至像這節裡面的乘客與主角團結抵抗起來也沒用，因為屆時殖民者已經掌握了經濟動能與法律工具，可以輕鬆抽乾反抗者的收入來源逼其投降，也能用軍警逮捕反抗者。而之前因為配合殖民者而得利的當地人，在對抗過程中也不會成為自己人，甚至反而會變成支持殖民政府的「民意」基礎。

影片可能在藉此呼籲觀眾思考，究竟要如何防止香港落入這種境地？現實世界中三個合理答案中的兩個，剛好各在下一部片《自焚》裡的獨立革命，以及最後一部《本地蛋》的不要妥協中點出。（第三個答案「攪炒」，也就是利用獨特的金融優勢為籌碼與中共政府玩焦土博奕，在影片拍攝時尚未形成共識，要到 2019 反送中時才具體成形。）

28		00:58:50 <b>黑卡</b> 「唔識」(粵語「不懂」之意)
29		00:58:52-00:59:12 主角載到一位在金融界上班的白領香港人。主角透過後照鏡默默盯著後座乘客和老闆講電話。  乘客的普通話發音不精確(例如把無形資產念成「無銀資產」)，電話對面的總經理怎麼都聽不懂。乘客試圖滿足老闆需求，卻總是事倍功半，最後直接自暴自棄說開除就開除吧我也不想作了。  <b>老師解析</b> ：這段全程使用主觀視角，讓觀眾透過主角的眼睛去看另一位香港同胞陷入相同困境，並且逐漸加快切鏡速度來呈現主角與乘客共同焦躁煩悶。
30		00:59:22 乘客的困境讓主角失魂出神，連乘客要改目的地也沒聽到。心煩意亂的乘客遷怒主角，說難道連廣東話也聽不懂嗎？
31		00:59:39 乘客在後座獨自委屈忍哭。主角一路一邊開

車一邊不斷去看後照鏡，畫面外沒有拍攝到的乘客情緒似乎越來越糟。擋風玻璃前的那枚「不會說普通話」標籤似乎剝奪了各行各業的正常生活……

**老師解析：**這段鏡位也很成功。先是拍出乘客的委屈悲傷給出敘事線索，然後鏡頭切到後照鏡的位置，讓觀眾看見主角一邊開車一邊忍不住在意乘客的情緒。後照鏡既沒拍到乘客的身影，也沒有聽見任何聲音，但觀眾都能感受到乘客在掙扎著不要崩潰，或者正在無聲啜泣。



語言政策影響的不只是計程車司機或藍領勞工，金融界的光鮮白領也會被衝擊，而且同樣有苦說不出。

其實在現實世界中，白領被替換的速度通常比計程車司機更快。正如之前所說，商務與金融都要求快速方便，不接受溝通錯誤或浪費時間。只要以普通話為母語的老闆與顧客越來越多，大多數的白領很快就必須習慣普通話，否則就會被淘汰。這通常還不需要政府頒布強制命令就已經發生。

這是新自由主義下的著名現象。當資本無限制地跨國移動，各國人都很容易被技能類似的外國勞工搶走工作，而錢多、人口多的國家會形成巨大的吸力，讓全世界為了爭奪其市場而向其靠攏，喪失拒絕妥協的自由。

		<p>這節的小標「唔識」英文為「I don't understand」，除了指涉字面上不會說普通話以外，也可以解釋成劇中的香港人在吶喊「我不懂為什麼世界變成這樣」。</p> <p><b>衍伸閱讀：</b>《不穩定無產階級》</p>
32		<p>00:59:53</p> <p><b>黑卡</b>「爸爸」</p>
33		<p>01:00:20</p> <p>主角來接兒子(此時才知道名字為「港生」)放學，兒子想去同學家看貝克漢的球衣，撒嬌央求主角讓他去。</p> <p>主角還沒從之前一整天杳無希望的遭遇中回魂，如今連接兒子都沒接到，面對兒子的央求一時不知該作何反應，只能揮揮手任兒子離去。</p> <p><b>老師解析：</b>注意兒子這時的用詞已經從早上</p> <p>的「老竇」變成了普通話的「爸爸」。</p>



01:00:42

主角從後照鏡看見兒子和幾位同學一起上了白色賓士車。無奈之際搖上車窗離去繼續工作。

**老師解析：**主角家庭對孩子的寵愛以及籌錢把孩子送進高級私校期待出人頭地的夢，在這節顯露出了後果。兒子似乎的確融入了有錢人小孩的社群，但也表示接受了有錢人社群的文化。早上還想要溺愛小孩買限量球衣滿足他，兒子下午就忍不住直接去賓士車家庭看別人家已經買好的球衣。早上還因為兒子跟自己有共通興趣而覺得自己很有爸爸的樣子，下午兒子就認了別人為父。

兒子的名字設定為「港生」（香港人或香港學生），顯然也是在提醒香港人若繼續為了自己賺錢而向權勢者妥協，下一代就會認外人作父。

每個把人生依附在金錢、權力、名聲上的人都會陷入這樣的窘境；每個開發中的社會在已開發社會面前也都會碰到這樣的窘境。全世界城鄉差距大的地方以及每個殖民地都遍佈這種悲劇。

而且反諷的是，通常因此失根的人，都是當地最力爭上游的人。

01:00:54

主角孤自開車默默離去，同樣的新聞廣播再



次於背景中響起，「為配合國家普通話政策，政府將於來年進一步收窄非普標誌的士的上客範圍。所有未能通過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的非普司機，除了各大出入境管制站，例如機場和郵輪碼頭等等，未來將不能夠在中環、金鐘和觀塘等商業區接載乘客。」，計程車離開之後巷道空涼孤寂。

#### 老師解析：

本片的開始和結尾都使用同一個名詞和同一段廣播，描述一個小市民家庭在一天之內的境遇變故。才過幾個小時，主角就失去了整天的收入，兒子就改用了爸爸而非老竇來稱呼主角。相同的廣播再次響起，讓觀眾覺得這樣的廣播之後可能還會出現很多次，每響起一次，香港人的機會可能就更少一分。

#### 引導討論問題

1. [你知道近年來有哪些影響香港本土認同與語言認同的爭議與政策嗎？各是在哪幾年發生的？引起了哪些抗爭？](#)
2. 語言不通時溝通相當困難，而且容易引發誤解。統一語言似乎又會傷害人們的生活方式以及身分認同。如果你是中國政府或香港政府，你會如何解決港人和中國人之間的語言差異問題？
3. (例如開發常用詞彙翻譯軟體、建立教學社群與課程等等)
4. 3. [你知道《精靈寶可夢》在統一譯名時出現的爭議嗎？](#)這在香港引發大量玩家反彈，你覺得可能有哪些原因？

#### 延伸閱讀

《想像的共同體》

《語言的死亡》

